

周海媚：带着笑，诚实地活过

李军



在今天的互联网世界，真相往往慢几拍，尘埃落定之前，多的是半真半假、亦真亦假。12月11日，无数网友都在关心并担忧的人，是演艺明星周海媚。有人说她已经病逝，有人却说仍在抢救，坏消息都不确定。大家多么希望这又是一次乌龙事件。毕竟，互联网上鱼龙混杂，为了一点点流量，就有人敢造谣说某某明星去世。不少明星都被传过这类谣言，有的更是“被死”了好几回。

但希望最终还是破灭了。12月12日，当周海媚的工作室和家人发出讣告，证实她于前一天病逝，大家只能惋惜地接受，并在网上掀起追忆的热潮。

一时之间，曾经与周海媚合作过的明星，对她塑造的荧幕形象念念不忘的网友，纷纷在网络上表达悼念。她的演艺生涯，她塑造的经典荧幕角色，她的“19岁到57岁”等，相关话题频频登上热搜。

实际上，周海媚生前已经过了事业黄金期。1989年，初入演艺圈的她凭借电视剧《义不容情》走红；1994年版电视剧《倚天屠龙记》里的周芷若一角，更是许多影迷心中最理想的选角，至今仍被津津乐道。而近些年，娱乐圈的“流量明星”层出不穷，他们凭借资本与粉丝的力捧稳当主角，曾经的港台明星大多显得落寞，一次次地给当红的“流量明星”作陪衬。

可当周海媚猝然离世，大家才惊觉，她其实并未被冷落，而是被观众深深地藏在了心底。

纯真而妩媚，温柔又叛逆，平和却傲骨。这样的周海媚，象征着那个流光溢彩的年代。现在的年轻观众，打开遥控器就能在家看超清大屏，即使在旅途，手机或平板电脑一点，也能方便地追剧或看电影。“80后”“90后”却不一样，在我们成长的阶段，并非家家都有电视机，更别说彩电。比如我，年少时的记忆之一，就是去别人家蹭电视看。

港台影视剧风靡而至，商店的老板把电视一搬出来，很快就能引来晚饭后村民围观闲聊。电视荧幕上，港台女明星轮番“出场”，让没装路灯的街道也变得霓虹闪烁。梦中人的倩影、江湖人的英姿、职场人的飒爽，女性的柔美与坚韧被她们演绎得多姿多彩。通过改革开放这扇门，她们“现身”于乡村的街道，丰富着人们对女性形象的想象，也在那时少男少女的纪念册上，留下了青春的印记。

那些年，我们并不是每晚都有电视可看，她们也从不会迎合。或墨镜一戴，化身卷发红唇的都市丽人；或玉剑一挥，变为傲步凌波的江湖儿女，都随她们高兴。因为遥远而令人神往，因为不讨好而百看不厌。对我来说，周海媚是她们的一个，也是那个远去年代的一部分。

追忆周海媚，也是追忆那份参

差多态的审美。西谚有云，我们都是被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细看曾经的优秀港台女明星，你会发现她们对容貌上的瑕疵并不遮掩。周海媚的兔牙、王祖贤的浓眉、舒淇的雀斑等，反而提升了辨识度，也让她们显得可亲可爱。她们共享一份神秘，又美得个个不同。对比今天的流量女明星，瑕疵被医美整形遮掩，眉眼妆容渐趋一致，乍一看也美，但皮相之下总显得苍白，美得千篇一律。

相比容貌，周海媚更看重内在与演技。这是她生前作为艺人对自己的要求，也能看出她骨子里的倔强，以及对事业的执着。她通过选美比赛而步入演艺圈，事业初期，她有段时间天天泡电影院，琢磨并学习怎么提升演技。除了为人熟知的周芷若、李华等角色，她在《野兽刑警》《越堕落越英雄》等电影里，都有走出舒适区的大胆尝试。

即便过了人气巅峰，周海媚对表演的敬业始终在线。定居北京后，她将事业重心转到内地，在其参演的多部“粉丝向”影视剧里，她甘当配角，让“绿叶”的光芒一度盖过了“红花”。2018年，她再次出演《倚天屠龙记》，曾经的“周芷若”，挑战饰演她的师傅灭绝师太。这次出演，让她获得第26届华鼎奖最佳女配角提名，也收获了网友的好评。生前一次接受采访时，她回应说，到了那个年龄，她已能读懂灭绝师太，也有了驾驭这个角色

的自信。时刻从生活与阅历中汲取养分，帮助自身不断打磨提升演技，这是一个优秀演员的自我修养。周海媚正是这样一个演员，她的演技长期被低估，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评价。

流量是一时的，明星的生命力，终究还是源于作品。周海媚塑造的众多角色，她赋予角色的情感与灵魂，让她在观众的记忆里留下烙印，久久难以磨灭。做明星，不做“流量明星”。这或许是周海媚给今天的“小鲜肉”们，带来的最大启示。

演员之外，周海媚生前也是一位歌手。在她病逝后，不少网友纷纷“考古”，去找她的歌来听，发现一些歌词就像她的“自传”。2015年，49岁的周海媚发布了歌曲《她》，那一句句歌词，犹如心声；她的疯狂温柔却故作潇洒/对爱的恨的选择放却夜夜梦话/等她深夜聊到了喉咙沙哑/把她的心带回家。

面对大红大紫与事业低谷，周海媚冷暖自知，宠辱不惊；面对身体的病痛与情感的波折，她清醒自持。或许，更早的那首歌曲《无愧于心》更能概括她的人生：无愧于心 多少关一手去破/吃苦中苦训练我/如假强中洒过泪为救火/无愧于天 尽了力到底为何/曾带笑诚实活过/任结果判断我。

带着笑，诚实地活过。对于生命定格在57岁的周海媚而言，她做到了。

最真诚的公路电影

——观《落叶归根》有感

衡航

最疯狂最真实的贺岁喜剧大片

落叶归根

GETTING HOME
张杨作品



一个承诺引发

不可思议的疯狂之旅

《落叶归根》是一部十几年前的电影，随着时间的推移，影片的品质愈发显得杰出。这部作品由张杨执导，赵本山、宋丹丹主演，看看配角演员：郭德纲、夏雨、郭涛、廖凡、午马、胡军……个个都是实力派。

电影讲的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工老赵（赵本山饰），将自己意外死在工地的朋友刘全有（洪启文饰）带回家乡，让其“落叶归根”的故事。中国人热爱家乡，死了都回到自己的故乡安葬。赵本山饰演的老赵，没什么大的能耐，但珍视友谊，重视承诺，是个善良忠厚的老实人。

电影的内容一直在路上，因而是一部公路电影，也是我看过的最真诚的公路电影，但真诚只是它最直观最普遍的优点。在这段酸甜苦辣的旅程中发生了许多事，遇到了很多人，有的给予他温暖，有的给予他伤害。

一开始老赵将朋友伪装成喝醉酒的人，戴上墨镜，上了班车。谁知遇到了打劫的，这个打劫的是郭德纲演的，我发现喜剧演员演技都特有感觉，跟电影《天下无贼》中演打劫的范伟一样，对情绪、台词的把控特别到位，形象的塑造别具一格。这劫匪一开始气场挺足的，看上去不留情面，特别冷血，但当他得知老赵要带着自己去世的朋友千里迢迢回去安葬，还坚决不让他动朋友的5000块死亡赔偿金时，这个看上去野蛮粗鲁的劫匪，竟深深被感动，直言老赵是个仗义的人，并且将车上抢到的所有钱都交到了老赵手上，毅然地离去。说实话，那一刻我都对这劫匪刮目了，难道他还有这点单纯，能被一个老实巴交的善良人感动，也算个尚有血性和良心的汉子。这一段短短几分钟，将角色性格，故事格调都树立了起来。然而相比这个仗义的劫匪，车上的乘客反而不仗义了，他们从老赵那儿把自己的钱拿回去，非但没丝毫感激，还嫌弃老赵带个死人，老赵不难为别人，带着朋友下车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老赵夜晚找到个几间人的便宜钟点房，本想看看能不能找个顺风车，谁知夜里钱被偷了，次日饿极了进了家野味店，被野味店老板宰了六块钱，付了钱刚走又被老板追出来打一顿，之后发现包工头给朋友的5000块死亡赔偿金全是假的。这可真惨，那种愤怒、痛苦、失望、无助、委屈，全涌上老赵的心头，击垮了这个忠厚的男人，他泪流满面心力交瘁，对人性格彻底失望，身无分文了，也不知如何跟朋友的家里人交代。老赵给朋友挖了个坑，打算将朋友埋那儿，自己躺进去试试了试，觉得舒服又阴凉，打算也死了算了，在阴翳的林间，一个受尽折磨的人感到了片刻的宁静与美好，但他没有死成，被养蜂人（郭涛饰）救了。

诗评

起伦和他的行吟诗

陈文灏

诗人起伦，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诗歌创作，参加过《诗刊》组织的“青春诗会”。2016年5月，他应邀参加株洲举行的“青春回眸”诗歌活动，我们得以相识。刚开始，在微信和报刊上读到他的一些作品，实话说，印象不深。然而，这两年，作为诗坛“回归者”的他，越写越多，越写越好，作品频频在《诗刊》《人民文学》《人民日报》《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等大报大刊亮相，被省诗学会评为年度“最佳诗人”；2017年金秋，出版了长诗《辽阔的深秋》，引人注目。

在诗人的笔下，青春年少时充满理想，中年阅历渐长，沉静而淡定。“活到这把岁数了，不再寻求所谓混沌与苍茫的大气象/我不需要一万个理由，只有一个小小愿望/带一片干净的秋风，回家”。恬淡、沉静之风扑面而来，这让他有意识地寻找一些诗人年轻时的诗作来读，那些诗追求意象的奇崛、语言的惊人，且达到了一定境界。这使得他写诗短短几年间，便迅速在中国诗坛获得自己一席之地，获得了《诗刊》《创世纪》《解放军文艺》等刊物诗歌奖。但让我不太明白的是，他刚刚参加了“青春诗会”，正可“好风凭借力”，不知何故，突然从诗坛销声匿迹，等他回归，已是十年之后，他也已步入中年之境。可喜的是，回归后的他，诗笔更臻老道，脚步更加稳健。长诗《辽阔的深秋》便是他回归诗坛的宣言，成为他个人诗歌史的新标高。

华兹华斯说过，诗歌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作为一个文学概念，行吟诗来自西方。行吟诗人指那些“擅长创作和吟咏英雄及其业绩的诗歌的诗人”。行吟诗主要指在旅途中创作的诗歌，西方的《荷马史诗》，我国的《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均属此列。古时行吟诗大多产生于离乱之中，一是诗人背井离乡，二是诗人有着故土情结。隋唐以后，以李白为代表，写作

在这趟旅途中，老赵遇到过无儿无女找演员给自己办葬礼的老人（午马饰），乐观的骑行者（夏雨饰），善良的警察（廖凡饰），同去卖血的捡破烂的母亲（宋丹丹饰）……老赵一路上的奇遇不少，感受到了人性的善良、自私、仗义、卑劣……他也理解这种复杂。

电影最后，老赵背着朋友数次拦车失败，已经疲惫不堪，但仍没有放下朋友，他朝着一个目标执着地前进，步伐坚定又笨拙，几乎像机器一样……那种对信念的坚持，对朋友的重诺，对人性的失望，对疲乏的麻木，以及顽强的一条道走到黑的精神，让这一幕看起来特别悲壮，赵本山演出了一个平凡人的伟大。

老赵累虚脱了，倒下后被警察救了，在警察的教育下，老赵选择了火化朋友，并带着骨灰坐警察的车到了朋友的故乡，但整个村子已被大水淹没，可幸的是工友的儿子在门上留下交代，不再误解父亲，嘱咐他早日归到远方的新家，日后好孝敬他，然而斯人已逝，他们永无法相见了。此情此景，让老赵双眼垂泪，想必是既有解脱也有伤感，想到人间苦难和物是人非，有些人一生孤苦漂泊，死了后落叶归根，而家乡已失，只剩一片荒凉。

影片在细节刻画上很真实，也将人物塑造得立体饱满，将人性描绘得深刻真实，不抬高不刻意不煽情。赵本山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炉火纯青出入化，很多细节和下意识的动作将老赵这个小人物的善良单纯表现得淋漓尽致，毫无表演痕迹，虽说他本身的气质就非常朴实，但并不代表像什么就能演好什么。老赵虽然穷困老实，但心地纯正有情有义，不害人不要心眼，要演好底层人物，演大人物和别的角色也都不在话下，好的演员能打破角色身份和性格的藩篱，因为他们拥有对人性与艺术的理解力与共情力，我觉得光是这部电影，也足够给赵本山帝帝的荣誉，可惜他拍的片子太少，甚至在某些电影中只作为逗一下观众的客串演员，浪费了大材。

影片在上映当年获得了诸多荣誉，赵本山的演技也让人感到钦佩。据说，这部电影的原片名为《落叶》，赵本山认为这个片名比较虚，最后导演听其建议将名字改为更实更接地气的《落叶归根》。电影剪辑有150分钟片长，超出了投资方和发行方的要求，导演张杨忍痛删到110分钟，真是残忍！我希望能看到最原始的《落叶归根》版本，这是对好的演员和电影表达敬意。

游历的诗歌：以杜甫、岑参、高适、苏东坡等仕宦生涯诗为代表，羁旅诗、边塞诗大量产生。苏氏父子著有《南行集》，记录“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

我以为，行吟，不仅需要关注身在地理的何处，更需要关注身在历史的何处。《兰亭集序》写道：“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所以我主张，行吟诗人逃离暂时性，获得历时性，用文字打败时间。行吟，只是一种姿态，一种心境。诗人往往不是在欣赏风景，而是欣赏风景中的自己。

秉持这样的理念，来欣赏起伦的诗，便豁然开朗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世界的五光十色，尽收眼底。在《夜宿壶瓶山》里，他“只想做自己的神仙”。《在石霜寺》，他感慨“人间食粮，有比黄金更接近太阳的颜色/让人温暖而踏实”。《在小水电站》，“就像从夜空窃取星星，人为的欢欣/也能掏空内心黑暗”。可以说，诗人且行且吟，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尽在诗中。写得细腻，吟得深情，但抒写又很简洁、很克制，恰到好处，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我注意到，起伦很多诗题是《在XX》，这就是在营造一种在场感，再转换为读者的带入感。副题好多是“给XX”，这不就是古代文人时常玩的唱和吗？揆言之，行是情怀，吟是才华。肉体需要漂泊，灵魂需要吟唱。起伦的行吟诗行吟，是他独有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他一种诗意的生命形式。

前一阵，听一位摄影大咖的讲座。她说，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一靠思想，二靠技巧，三靠器材。综观起伦诗作，亦是如此。他虔诚、低调、知性、多思，总是在欣赏“欣赏风景中的自己”，用“神性写作”抒发生命块垒，写出了有温度、有品位、有筋骨的力作。

03

株洲日报

文艺

2023年12月16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罗玉珍
美术编辑：曹永亮
校对：杨春

文人轶事

王国维的儿女们

卫建民

王国维先生有八个子女。我以前读书，除了知道他的长子同罗振玉的女儿结婚，王罗两家是儿女亲家外，他的其他子女的情况，一无所知。

前一阵读王国维女儿王东明的回忆录，比较全面地了解到王氏家族的情况。这本回忆，是她亲历亲见的历史，是家事，也是国事天下事，是昔日清华园的事。从她的回忆，我才知道，当年清华研究院著名的导师之一王国维，以留辫子为显著特征，而他的辫子，是每天由夫人梳理的。王的三儿王寅明，少年英俊，喜欢跳交际舞，票戏，和梨园往来密切。有一次，荀慧生唱全本《玉堂春》，票很难买，清华园里爱看戏的人就说，让“王三公子”去办吧，王寅明进城，一下买了二十多张，这都是前排的好票。静安先生家里出了个“王三公子”，想起来就很有意思。老三是有个性的性情中人，在兄弟姐妹中也最长寿，活到九十四岁，在台北去世。除了记者事，王家女公子还记述了当年清华园里的生活和其他教授、夫人的点滴，都是很有趣的大学故事。

今天重点说的是，王家二儿子王高明。回忆录说：“二哥高明，字仲闻，生于1902年，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聪明的，幼时调皮，高中未毕业即遭校方开除，随即考入邮局工作。”旧时代有一种说法：“金海关，银邮政。”青年人择业，趋之若鹜的是收入高、稳定、体面的这两个部门。孙犁在中学毕业后，父亲就让他考邮局，但他没考取。王家老二虽进了邮局，但兴趣在文史。邮政工作，对他这样一个天资聪慧的人来说，捎带也干了，而且干得漂亮，还当了处长。1949年后，他随老邮局进京，进入新中国的邮电部。尔后，因他在旧邮局干过邮检，而邮检又还有一个领导部门——中统，他便有了“特务”之嫌。专案人员质问之下，王高明怒而发火，态度恶劣，结局是被开除。当年在国务院担任副秘书长和古籍整理小组组长的齐燕铭，不知从哪里听到王高明的现状，他又了解高明的兴趣特长，就给中华书局的金灿然推荐，让他在书局校订古籍，当一个古典文学的不在编的编辑。王高明踏进中华书局的大门，如蛟龙入海！他对古典文学特别是对唐诗宋词熟悉程度，让不少同事吃惊。

沈玉成先生在《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一文里，对他有生动形象的记述：“当时我们刚从大学毕业不久，自以为见过世面，加上少不更事，都或多或少有些狂妄。对王先生，起初也认为他不过从小受到静安先生（编者注：王国维，字静安）的启蒙熏陶，基础厚实，但长期在邮局，学术上的成就不能很高。但是没有多久，王先生深厚到令人吃惊的学力就把我们完全镇住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宋人笔记，只要向他提出问题，无不应答如响。一句宋词，他能告诉你词牌、作者；一个宋人笔记的书名，他能告诉你作者、卷数、版本。他不但熟于宋朝，而且喜爱宋朝近于入迷。我们和他开玩笑，说他是宋朝人，他不以为忤，反而非常自得，以后就经常自称宋朝人。”

我读到这里忽发奇想，也许同事开的玩笑，在王高明心里也是温暖的，因为还有人理解他。

我很早就读过古典文学理论专著中的《人间词话》，但除记得这一套书的主编是郭绍虞、罗根泽外，具体各编的校订者从没注意。自从读到沈玉成先生的文章，我一下子惊醒：原来我的《全宋词》《李清照集校注》《南唐二主词校订》，都有王高明的参与或是由他一人编定。王幼安、王仲闻、王学初、王高明，原来是同一个人。《关于李煜词的考证问题》一文的作者，我也知道了。我买的《全宋词》是1980年印刷的1965年版。王高明对这个大工程的贡献，唐圭璋先生曾有文记载。为尊重历史及尊重王高明，1999年再版的《全宋词》简体版，就郑重署上了“王仲闻订补”。据沈文，王高明还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出一本二十多万字的《读词识小》，中华书局让沈当责任编辑，准备出版，沈说他无力承担，另请高人看看，哪怕是个价。书局抱着书稿登门请钱锺书先生审查，钱先生说：“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

王高明后来带着他这部没能出版的奇书不知下落。据闻，王家还有人。静安先生的曾孙王亮博士，正在复旦大学整理他曾祖父的文稿。

据《文汇报》